

現代經濟學

的基本智識

五版

神州國光社
購字部
一九三二

上海光華書局刊行

202

4(2)
723/202

70487

4(2)

723/202

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智識

法國季特原著

光 剛 譯

董健爾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一九三〇年三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

1 — 2000 册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第一章 慾望和勞働

- 一 慾望
- 二 勞働
- 三 資產

第二章 交換和價值

- 一 交換的原始
- 二 價值的界說
- 三 貿易的肇興

第三章 貨幣

- 一 物物交換

- 二 媒介物的運用
- 三 貨幣
- 四 信用價值
- 第四章 所有權和遺產繼承權
 - 一 所有權的進化
 - 二 非物質的所有權
 - 三 遺產
 - 四 財產的社會性
- 第五章 貸金和利息
 - 一 貸金
 - 二 貸借
 - 三 房屋貸金
 - 四 特殊階級
- 第六章 工銀和利潤
 - 一 工銀制度
 - 二 利潤
- 第七章 結合

第一章 慾望和勞働

緒 論

驟然看去，經濟學的原理似乎比別種科學的原理容易探索，因為經濟的事實，我們都已非常熟識，牠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任何事情裏都滲雜着。然而事實却不然。經濟的事實已經如此纏亂，一時要把這束亂絲找出端緒來，極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適用的方法，還是追溯到經濟觀念的最初的來歷。

依着次序解釋經濟學的事實，通常總以魯平生飄流記作起點。雖有好多的經濟學者或別的人們在訕笑這個方法，其實牠是不該被藐視的，倘使你要從各種的情形下，找出特殊的結果來。實驗方法在自然科學和醫學上曾得到可驚的成績了，可是却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上。我們祇能佈置一個理想的實驗來替代真實的實驗。魯平生飄流記就是這樣的替代品。我們把一個人安置在一個孤島上，試看他如何樣處置他自己。

然而我們倘使要在魯平生的孤島上找到原始的經濟現象，那是不會成功的。魯平生和古代的人們是相差得太遠了。他是帶了預先獲得的各種智識和他自己的實在富盛的才能到島上去的。而且，他還從破船上取下了豐富的物質。

或許我們能從兒童的身上找得到更多些吧？！要找尋某一時期的經濟現象，兒童心理學許會有很大的用處。我們研究兒童心理學而忽略了這一

生物學是
人妻經濟
學最初的
根芽！

點，或許已經錯誤了。不過，可惜兒童也是和魯平生一樣地生活於人爲的境遇裏。因爲兒童可說是一個寄生者。雖然他是個很可愛的寄生者，可是全都一樣，寄生者三字，對於他是完全真確的——他取得無論什麼東西，除了微笑和親吻，永不還報什麼。經濟的說法，接吻和微笑是不夠事的。

讓我們向別方面試試看。比方說，在動物方面如何？的確，在牠們中間，我們將發見經濟現象的最初的模型，甚至連統治着人類的經濟法則也可找到。生物學原來是經濟學的根苗。

一 慾望

全數的動物中間，我們找到慾望或需要的存在；所有的經濟學的起點也就是慾望。動物的慾望是簡單的。牠們自動的減少到二項：第一是食料的需要，這佔住牠們的生活裏的極大部分，幾乎就是牠們惟一的需要；其次是藏身之所，這是不可遺忘

經濟學的起點就是慾望
之滿足

的。實在的，任何動物都必有牠們各色各樣的住宅，許是卑陋不堪的，但這已足夠牠們的需要。

我們人類呢，也沒有理由可以自傲，因為那些和動物的極一樣的慾望，也在人類生活中佔着最主要的地位。倘使我們檢查一下勞働者的家庭的賬簿，我們會看到膳食費要佔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家境較好的，約莫百分之六十；家境較壞的，竟至百分之六十五。）房租呢，總要吞食全數的百分之十五或是十六，而且這個比數還正在一天天的增高。如此，合膳食和房租這二項，就要化去勞働階級的全部費用的百分之八十或是九十了。剩下來以謀滿足那使人類超出動物的水平綫的各種慾望的數目，自然是極微極小了。

我們曉得動物的慾望就是食，宿。牠們是很有限的，可是已經足夠滿足動物的生活了。那末我們應該從此得到一個教訓，說是人類也須把他們的慾望減少到最低限度嗎？這個問題的討論，是離本

書的目的太遠了。我們所能做的是提出一個忠告，以抵制一種錯誤的見解。當然的，生活簡單化不但是合理的意見，且是處理家政者的責任，尤其在這近代。但我們要十分謹慎，不要以為生活簡單化是使我們回到動物的生活的介紹書，而把我們的慾望祇限制於吃和住。把生活化成簡單，并不是要把我們全部生活都供獻給吃飯桌子和房子。恰巧相反，其實是要把那些動物的慾望減少到最低限度——除了食料——而代以不浪費，不奢侈，却能使生活更加滿意的聰明，合理的別種高尚的慾望。生活簡單化的意義，不是抑制奢侈，乃是用精神的來代替物質的奢侈而已。在動物的世界裏的經濟法則裏，是沒有和這種意見相似的部分的。

二 勞働

現在讓我們看看動物如何得以滿足牠們的慾望。靠着勞働嗎？不見得全是這樣；譬如對於食草

動物之慾望中，
食草動物之慾望，
如：食料、休息、
安全、繁殖、
等。

動物就不正確，因為吃點兒草是很不容易說就是勞働的。不過靠種子，菓實，根子而生活的動物，牠們要得到一頓好食料必須四處去尋求，那也可以說是勞働了。無論如何，對於食肉獸是最真確了。牠們勞働着，切確地合乎勞働這二字的概念。牠們當然的勞働是漁獵。這項勞働要求着驚人的體力的奮鬥，而牠們的全部生活都消費在這項工作裏。若干年前，人類除了那三樣——拾菓子，打獵，捉魚——也不會別種的勞働。

從食料的需要到住所的需要。在動物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需要不但要求勞働，且還應用着各種各樣可驚的工藝上的真實技巧。在這個觀點上，鳥要比動物進化得多了。我們知道牠們築巢是用着何等樣的熱心和技巧，而牠們的巢又是這麼多的各種各樣的變化。然而在希奇的，虫世界裏的工藝的變化真是不可思議了。有的掘鑿者，像田鼠；有的在樹木，石塊，土壤裏工作；有的是墳墓掘鑿

者，像掘墳虫；還有一種蜂，竟用花瓣來鋪蓋牠們的窩。動物的工藝和人們的工藝之間，實在不容易找出分別來。不過動物是各類用各類的一種方法，而人類却把各種各樣的方法都合在一起而已。

不過動物的和人類的勞働之間，到底有着別的不同地方，而且這其間的分別是非常重大的。我們可以問問自己，究竟動物的勞働配得上稱為勞働嗎？人類的勞働的特殊形態，永遠的是吃力，苦痛，麻煩。動物却不像人類般意識到勞働的特質，牠們似乎祇是出乎自然地勞働着。鳥之所以築巢，和牠之所以要叫唱祇是同一理由；蜜蜂之所以釀蜜，和牠之所以要嗡嗡也因同一理由。我們難以想像牠們每天早晨會說，“讓我們出去作日常的工作吧！”勞働對於牠們，似乎祇是一種習慣了的遊戲，是生活的一種款式。牠們有着勞働的樂趣，可是人類已經傷失了這種特殊的權利了。說人類是偷懶的動物，許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吧！

可是人還毫不猶豫地說動物才是偷懶的。倘使這對於家畜說是真確的，牠們也仍有原諒的可能，因為牠們是奴隸，牠們祇操着自己不願意而被強迫着的奴隸勞働。而且實際上，我們試想到那些拼命地整天跑着以給主人遊樂的獵狗，或是配上了鞍轡的馬匹，或是負着犁轆的老牛，我們就會覺悟把偷懶二字加在牠們的身上是何等不公平了。目下不少的主顧——資本家，正還想獲得比那些忠實的牛，馬，狗更拚命的勞働者呢！

至於自由的動物，牠們的確是獲得了所需要的即行休息。但這不能說牠們偷懶，牠們祇是不做必需以外的工作而已。

現在這裏留下勞働對於人類為什麼不像對於動物般有趣，容易這個問題。勞働為何垂着苦楚的特性？這事實，對於數百年前使人類厲聲地叫苦的奴隸制和農奴制，以及近代的工銀勞働者是很容易解釋的。然而使這個問題複雜到不能解答的是

因為在實際上那般自由勞動者也一樣地感到苦痛。這是顯見的事實。我們知道那發明奴隸制的古人，本身原是自由人，一定因為他們連自由地勞動都不贊成，却想找別人來替他們勞動。他們想要脫出苦役，正像半世紀前被徵兵制所苦的法蘭西的有錢人民，用錢購買替代者替他們從軍一樣。

人類老問着自己，何以勞動不能成為習慣的樂意的操作。像法國的詩人 Sully Prudhomme 竟這樣寫着：

“倘使我是上帝。

動人的菓實將沒有皮壳地生長着；

勞動將成為無物祇是一種遊藝；

人們將因精力充溢而苦痛着，

倘使我是上帝！”

好的，倘使我是上帝，實現這首詩的慾望之前，倒還要斟酌一會。我不該太自信，以為把勞動變成遊藝，或是把牠化作簡單的，出乎自然的操作

像動物的一般，是對於人類的一種好供獻。因為我們必不可忘了那和勞働聯合着的“苦痛”和“強迫”的本身乃是文化的源泉。這已經是宇宙間的公理。原來“苦痛”和“強迫”能使人類不喜歡勞働，而領導人類盡其所能地奮鬥着以謀減輕勞働。於是，自然法則的利用啦，機械的發明啦，倡舉合作論啦，施行分工制啦，全都陸續地產生了。對的，人是在拚命地勞働着以求免去勞働，正像有人用戰爭以求和平一般，雖然似乎此勞働未必比彼勞働好些。操作着異常偉大的勞働以謀使他的勞働減輕，看來很像人是在玩一種可笑的蠢把戲。然而自然使人類扮這個笨角，倒是一件恩賜。真是運氣，我們所圖謀的目的物，永久飛在我們前面；除非我們的勞働變成像蜂的嗡嗡鳥的吱吱般沒有意義，我們的目的才停止不前。於是，勞働就漸漸地將變成奇怪的法蘭西的社會學家福祿兒氏所理想的“每人愛好的勞働”了。

但！
多作共同的事
羣的昌盛和
勞動者謀人

所以我們不必爲了人類的勞動和動物的勞動不同，已經不是那簡單的，出乎自然的動作而懊惱。也不要盼望勞動成爲一種遊藝，因爲如此勞動就要變作不生產的了。我們甯可熱烈地幹下去，使勞動完結牠的又苦痛又漫長的歷程，看牠於牠的進行的路上的每一階段上是在何等樣地增高牠的價值。我們先得承認，最初使我們勞動的祇是強迫。到我們因日常的麵包的需要而勞動時候，那種強迫已經軟化了。最後，我們於是就自己樂於成爲勞動的生產中的一分子了。當然的，待勞動進步到成爲最尊嚴的社會服務，人類之所以勞動，除了爲謀人羣的昌盛和當作共同的責任，就不再許有別的原因存在了。

把勞動成爲社會服務的這個最後的進化，似乎在某種共產合居的動物裏早已實現了。蜜蜂的生活，就是事實的明證。無疑的，蜜蜂釀蜜，決不是爲着自己，乃是爲着全羣的同夥。

三 資產

關於勞働的來歷，已經說了這許多了。現在要講到另外的一種概念，就是所有權。說得淺顯些，就是私有物的概念。

所有權，或是私有物的概念的意義，祇要依着牠的字面解釋就得了。那就是說，生物看到一件牠所需要的東西，立刻就想要把這東西弄到手，把牠成爲自己所私有。

私有一件東西，或說是把牠成爲自己的，的最初辦法是把牠吞食掉，或是把牠消耗盡。在兒童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這類事實。

倘使有誰想拿去兒童手中的東西，他們一定會號哭起來。同時他們更喜歡把自己所愛好的無論什麼東西都塞進嘴裏去，想把牠們吞沒。這些就是在他們的本性中含有私有物的概念的表示，因為他們除了把東西吞進自己的身體裏，就沒有別